



清宫 秘事

Qinggong
Mishi

暮年慈禧心血来潮，突然追求起西洋玩意儿，将留过洋的大臣女儿德龄、容龄招进宫里，想搞一番新政改革。德龄很快成为慈禧的外文翻译，容龄敲开了中国芭蕾舞的大门，成为宫廷舞蹈研究人，他们的哥哥勋龄成为慈禧的摄影师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德龄姑娘的婚事让慈禧头疼不已。一般的王爷她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德龄一进宫，就盯上了以维新闻名的光绪皇上，她想做光绪的“二珍妃”，光绪也喜欢上了这个文采漫溢、能歌善舞的英文老师。俩人“私定终身”，于是一场慈禧点婚，光绪帮助德龄逃婚的曲折故事由此展开。德龄最终留洋海外，成为美籍华人作家，她笔下留下了光绪死因不明的暗示。

ISBN 978-7-5113-1269-3



9 787511 312693 >

定价：36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宫秘事:光绪与德龄秘恋/谈宝森著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-7-5113-1269-3

I. ①清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7144 号

●清宫秘事:光绪与德龄秘恋

著 者 / 谈宝森

策 划 / 刘凤珍

责任编辑 / 宋 玉

责任校对 / 吕 宏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22 字数 44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1269-3

定 价 / 36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楔 子

暮年慈禧心血来潮，突然追求起西洋生活，又派五大臣出洋考察，随后慈禧将留过洋的大臣女儿们召进宫里，想配合自己搞一番“新政改革”。这群姑娘里，最招慈禧喜欢的是德龄，德龄姑娘不仅姿容绝伦，风采翩翩，获得欧美十大美人金牌，而且还从国外带来了许多洋玩意儿，启迪了慈禧对新生活的向往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几位姑娘的自由恋爱，“炸乱”了慈禧周围的“寡妇窝”，冲击着垂死的清宫。寡妇要恋爱，太监要“性解放”，弄得慈禧焦头烂额。

慈禧是个老寡妇，留在慈禧身旁的宫娥女官们也多是小寡妇。德龄一群人的入宫，激起清宫死水的“千层浪”。慈禧身旁的小寡妇见德龄哥哥的第一面就春意萌动。德龄哥哥是慈禧唯一的摄像师，长得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材，他不爱风流女色，偏偏相上了这位温文尔雅、守旧知礼的小寡妇。德龄的妹妹容龄是我国第一位芭蕾舞演员，她进宫不仅敲开了中国芭蕾舞的大门，成为慈禧指定的宫廷舞蹈研究人，而她的姿态娉婷，早已逗得潇洒太监垂涎三尺，然而慈禧万万没有想到，最让慈禧棘手和头痛的还是这位德龄姑娘，德龄姑娘眼界更高，一般王爷她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她一进宫，偏偏爱上了仰慕已久的光绪皇上，暗下决心做光绪的“二珍妃”。

光绪皇帝也早喜欢上了这个文采漫溢、能歌善舞的英文老师。她教他英文，她教他钢琴，俩人很快成了知己，私订终身，并订出了“除袁”留洋的远近规划。这使慈禧十分头痛和恼怒，也十分棘手。慈禧对德龄姑娘真是又想吃，又怕烫。慈禧本来是舍财求知己，相中了德龄姑娘，想指婚给自己的恩人亲信荣禄做儿媳。不想德龄姑娘却追求着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。在光绪的婚姻上，慈禧早给皇上安排了侄女隆裕皇后这条唯一正宗婚路，决不允许光绪同他人传宗接代。然而德龄姑娘胆大心细，她借着在母子双方得宠的优势，想改变母子关系，想改变朝廷，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。

德龄姑娘的出现，最引起不安的当然是醋意十足的隆裕皇后了，从年龄、外貌、口才、外交才能，她都比不上风华正茂、会吐八国语言的德龄姑娘，德龄姑娘对光绪皇上的破格接触，使隆裕皇后日增三盒烟，很快得了失眠症，她最盼望慈禧给德龄姑娘点婚成功，盼望德龄早一天嫁给荣禄的儿子巴龙。德龄姑娘眼里偏偏看不上家产万贯、地位显赫的巴龙王爷。德龄姑娘宁愿让光绪撒手皇位，俩人到海外过着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，也不接受慈禧的点婚。德龄姑娘对光绪皇帝



热烈追求，必然引起隆裕皇后、巴龙和政敌们联手搦战，随着故事展开，德龄面临着被人暗算，慈禧面临着被刺的生命危险，一场激烈的武打终于展开了。

光绪不能实现出宫愿望，只有私下密旨，调动宫外人物实现他的理想。能帮助德龄姑娘的是她的一位童年朋友伍龙，伍龙早把德龄当成了自己的青梅竹马，然而从德龄的轿子进宫的第一天起，他的心就没有平静过，他使尽了一切法术，包括从文武两方面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要使德龄扭转乾坤。皇上的密旨和伍龙的配合推动了故事发展。

光绪皇帝思念德龄夜不能寐，而德龄恋君最终没有成为光绪真正的妃子。慈禧给德龄指婚巴龙，德龄最后在光绪的帮助下，不得不躲到天津抗婚，被迫出宫，最后也没有成为巴龙的福晋，而过着另一种海外作家的生活。德龄在天津避难处，如今臧秀云女士开了一个天津德龄格格府。

德龄恋君，光绪思“凤”，慈禧点婚“巴龙夺凤”，引出德龄抗婚离宫成为全书的故事主线。本书细致真实地刻画了晚年慈禧的多方面生活，为故事的副线。德龄哥哥和妹妹的宫廷“恋爱”失败构成故事的经纬线，而主副经纬的交织，勾画出了晚清慈禧、光绪宫廷真实生活画面。最后德龄姑娘成了专写清宫小说的美籍华人作家。德龄姑娘进宫对晚年慈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故事弥补了史书上和艺术上缺憾的暮年慈禧形象和光绪的晚年写照。故事真实曲折，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本书尊重了原来的历史，德龄原作对慈禧、光绪的各种回忆，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，由于她是宫廷爱情的失败者和受辱者，姑娘的种种私欲分散地隐讳在她的作品里，而踏着德龄的足迹，将姑娘同慈禧、光绪的恩恩怨怨恢复成一个完整故事正是本书作者的心愿。德龄出宫二十年之后，这位美籍华人从美国回到上海演清宫戏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。这时候她已经成为写清宫小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。

对于社会上写慈禧的作品，她作出了这样的总结：“关于慈禧的种种传说，大部分都是酒楼茶馆中那些毫不知道老佛爷内情的人胡诌出来的，甚至于写正史的作家也往往搜罗这等人的胡诌作为参考。”她认为光绪是“中国历代最不幸的天子”，称光绪是自己的“好朋友”、“好伴侣”，可惜的是由于慈禧作梗，慈禧给德龄指婚，德龄抗婚，德龄没有成为光绪真正的妃子，被慈禧挤出宫外。书中的几对恋人都没成为眷属，最后只有几对假鸳鸯相聚。德龄留下的遗恨是光绪的死因不明，36岁的皇上明显是被人害死，是皇宫里的明争暗斗、狼狽为奸夺走了皇上的性命。德龄在书中多次指出光绪之死是个疑案，指出皇上的留言，“必杀袁世凯！”“必杀李莲英！”供后人追查此案。

2003年本书作者通过秦瘦鸥家属、顾秋心等翻译家们的授权，主编出版了百万余字的“慈禧御前女侍官德龄见闻录”《魂在紫禁城》上、下两部，收编了德龄七部著作，并撰写了“德龄小传”作为序。序中还注明经翻译家们授权，当时还



第一章 二女闯堂

—

德龄的父亲裕庚是晚清满族著名的外交家，曾任日本、英国、法国公使八年之久。1903年在巴黎任满带领全家六口回国。德龄的母亲是位胖乎乎的法国人，给裕庚生了可爱的两儿两女。

1903年3月2日，德龄的母亲奉慈禧太后之命，带着两个女儿披星戴月赶往行宫颐和园觐见。凌晨三点，三乘栗色轿子出现在去往颐和园的路上，旁边有三个骑士保护着轿子，每乘轿子前有一个领班轿夫，每乘轿子后有两名侍卫。队伍的后面还跟着一辆大车，供轿夫轮流休息。四十儿人护送大队，浩浩荡荡向行宫开来，路上不时传来了轿夫的吆喝声。

第一个轿子里坐着德龄的母亲，天生福样，面带喜色，穿着海绿色长袍，黑绒帽上插着显眼的白羽毛。

第二乘轿子里坐着德龄，从上到下一线红，红袍红帽红鞋，姑娘双目带秀，姿态迷人，面静似水的秀脸随着轿子不停地点动。这就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德龄，别看她默默无言，别看她小小年纪，一般的王爷她根本没放在眼里，她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追求。

第三乘轿子里坐着德龄的妹妹容龄，穿着淡蓝色的长袍，红帽红鞋，两眼不住地东张西望。她是天生的小淘气，看样子三十六里地的轿子累坏了她的腰，不过她还得直挺挺地坐着，她知道这时候一淘气就有翻轿的危险。

天刚蒙蒙亮，颐和园门前马路两旁早围满了看热闹的大人小孩。勋龄和伍龙也在人群之中。勋龄是德龄的哥哥，也是位摄像师，因为这次慈禧召见的都是女眷，他说不清自己前来是来欢迎，还是欢送他的妹妹们进宫的，他没有父亲和弟弟那个福气留在家里睡懒觉。伍龙是勋龄兄妹的同年朋友。

伍龙看见轿子，告诉勋龄：“来了，她们来了。”

勋龄推了推近视镜：“这我就放心了。”

伍龙对勋龄说：“你母亲、妹妹都进了宫，你也一定有机会进宫。”

勋龄淡淡地说：“我进不进宫没关系，只保佑我这俩妹妹平安无事就行了。”

轿子走进人群之中。一个叫孙燕的姑娘也挤在女观者之中，孙燕边挤边问：“这么早进宫有什么事？”

不忙下轿，两位太监拿着黄丝帘挂在轿子上，几个太监拿着黄缎帷幕挡着，娘儿仨改坐二人肩舆，三台肩舆依次从颐和园右门进来。

门内太监李三接迎带路：“裕太太跟我来。”

颐和园门外，伍龙呆呆地望着渐渐消失在门口的肩舆。

孙燕过来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走啊？”

伍龙回过身来：“又是你啊，这回可是你跟着我了吧。”

孙燕服软了：“就算是吧，向你道个歉。”

“不用道歉，不用道歉，承认错误就行了。”

“嗨，你倒来劲了。唉！我问你，你认识宫里的人吧？”

“那当然了。”

“你认识那个新皇后？”

“那当然了，唉，你怎么还管她叫新皇后？”

“大家都这么认为，就这么叫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伍龙认真地劝告：“这样叫不好，没那么回事嘛。”

孙燕不以为然：“说不定将来人家真的成为皇后。”

伍龙极力否定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的事。”

孙燕又来劲了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，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光绪皇上就不动心？再说光绪皇上这么年轻，姑娘就不动心？”

伍龙自信地说：“德龄不是那种人，我了解她。”

孙燕好奇：“你了解那姑娘？”

伍龙傲慢地说：“那当然了，我们俩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，她随父亲去过日本，到过英国、德国、法国，得了欧洲美人金牌，都没忘了我，经常给我来信，中间回国一次，刚进家门口放下包袱，就来找我。”

孙燕挖苦地说：“是吗？刚才我怎么看见你向人家招手，人家没理你呀？”

伍龙直找面子：“她没看见，她妹妹不向我招手了吗！”

孙燕一笑：“妹妹是妹妹。”

“唉，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我想认识认识她们。”

伍龙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：“是不是你也想进宫？”

孙燕含笑点点头：“是，你能帮帮忙吗？”

伍龙为难：“宫里……我现在也进不去，争取吧，唉，你这么漂亮不怕皇上看着动心吗？”

孙燕苦笑：“我又不是官宦门后，不用操那个心。”

“那你进宫干吗？当宫女？”

孙燕摇摇头。



“你也想当皇后?”

“别问了，都不是。以后你会知道的。”说着，孙燕走了。

伍龙望着孙燕的背影，微微摇摇头：“莫名其妙，不当皇后，不当宫女，进宫干什么，莫非跟宫里有仇恨，要报仇?”

三

颐和园内乐寿堂东宫，门口有两个太监守卫。裕太太娘儿仨在屋里站着，几位太监摆上香茶和饽饽招待贵客。

太监李三殷勤地说：“裕太太，您娘儿仨远道而来，先吃点点心吧!”

容龄学着李三笑了出来：“点点心?”

裕太太瞪了她一眼，对李三说：“好好，我们随便吃点。”

李三很有耐心：“太后还没有装饰好，你们稍等片刻。”

裕太太笑着说：“我们等。”

李三出去了，德龄环视四周。容龄拿了一块点心给德龄，自己又拿了一块吃起来。

裕太太对容龄说：“你不能大笑，宫内姑娘大笑便是失礼。”

容龄故作吃惊：“连笑都不能笑?”

德龄比较随便：“你可以在心里笑。”

裕太太不放心地问：“来前，你们学的礼节都记住了?”

容龄边吃边说：“记住了，有普通请安、请双腿安、叩大头、三跪九叩……还有……”

德龄补充：“还有六肃礼。”

容龄咬了一口点心：“对了，还有六肃礼。”

外边有脚步声，容龄悄悄地说：“接我们来了。”

李莲英托着几个玉戒指进来：“太后问裕太太好，太后送你们每人一个玉戒指。”

裕太太刚要上手去拿，德龄提醒：“娘，我们先谢恩!”

娘儿仨冲着戒指叩谢：“谢太后隆恩!”娘儿仨每人取下一个戒指。接着李莲英又说：“太后让你们稍等片刻。”

容龄有些不耐烦的样子：“还等啊!”

李莲英解释：“太后正在装饰。”

裕太太故作镇静：“请问公公大名?”

李莲英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奴才叫李莲英。”

容龄吐了一下舌头。

德龄会拣好听的说：“我一猜公公就是李莲英。”



能做我御前女官和翻译官了。”

姐俩儿对视了一下，容龄又跪下了：“多谢太后提拔！”

德龄用腿暗示容龄起来，容龄起来：“我们学的礼节都没用啦。”

“等你们穿上旗服以后，再行旗礼。”慈禧对裕太太说：“她们俩年龄太小，你也留在宫里看着她们吧。”

裕太太高兴：“谢谢老祖宗！”

慈禧对德龄说：“我让你做头等宫眷，你不必做许多事，只有外国使者来朝见的时候，做我的翻译，平时替我管理好珍宝，不要做粗活儿。”

德龄谨慎行事：“奴才才疏学浅，恐怕担当不了这么大的责任，最好让我干些平常小事，我愿意侍候太后。”

慈禧主意已定：“算了，别说这话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个聪明姑娘，心挺高的，我真奇怪，在国外住了那么多年，还是个标准的满族姑娘。”

“太后夸奖了。”德龄心甜如蜜。

“记住，翻译工作是你的头等大事，最近要召见美国大使夫人，你要做好准备。”慈禧发出第一道命令。

“奴才竭力做好！”

“你做翻译工作，还有一项特殊任务。”

德龄不明白：“请太后明示。”

慈禧点明：“如果有外国人找皇上说话。”

德龄抢着说：“奴才给皇上做翻译。”

“不仅是翻译，有些外国人爱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。”

“奴才要看好皇上。”

“不是看好，要保护皇上。”

“连看带保护。”

慈禧笑了：“你可真会说话，皇上是好皇上，就是有些外国人爱挑拨我们母子关系。”

“奴才明白了，太后放心，奴才让皇上和太后一条心。”

慈禧抿嘴一笑。

容龄有些挑理了：“太后，我呢？”

慈禧看了看容龄：“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
容龄不满意：“我等于没工作。”

德龄向容龄使眼色，慈禧没往心里去：“你年龄小，帮助你姐姐做些翻译工作。”

容龄不高兴：“我还是没正式工作。”

德龄教训妹妹：“在太后面前不能称我，要称奴才。”

容龄领会地点点头。

慈禧问容龄：“你喜欢音乐吗？”

“奴才虽然念书不好，可学过好几年音乐和古典舞。”

“你会舞蹈？”

“奴才和姐姐都学过好几年芭蕾舞。”

德龄抢着说：“妹妹学得好，她在巴黎国立音乐舞蹈学院学过芭蕾舞，还得到过世界舞蹈名师邓肯的亲授。在欧洲竞选美女比赛中得过十三次金牌。”

容龄假意埋怨：“姐姐看你！”

慈禧兴趣滋生：“得过美女金牌？”

容龄得意地一笑，猛然想到：“姐姐也得过美女金牌。”

姐妹互相表扬，德龄又说：“妹妹得过芭蕾舞金牌。”

慈禧高兴得不得了：“那很好，一会儿早朝以后，你给我来一段芭蕾舞，我看看美人跳舞。”

德龄问：“老祖宗也喜欢舞蹈？”

慈禧的话可多了：“喜欢，我不仅喜欢舞蹈，音乐、京戏都喜欢，我把过去乾隆内廷的本戏，都编成了皮黄戏叫他们演。至于舞蹈，从前明朝末年有个田贵妃舞蹈很好，可惜她的东西失传了。我总想让王府格格们研究舞蹈，总找不到相当的人，今天你们来了正好，容龄你就研究研究舞蹈吧。”

容龄也高兴得不得了：“谢谢老祖宗。”

“你多编一些中国古典舞。”

“奴才遵命。”

“今天先给我演一段芭蕾舞。”

“奴才遵命。”

“芭蕾舞的服装有吗？”

“有，服装我带来了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没有西洋乐队。”

“西洋乐队？外边有一支西洋乐队正在宫里，咱们就用一下吧。”

“好，那奴才就借花献佛了！”

“没换满服之前你们都可以穿皮鞋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和你姐姐都是我的御前女官，加上四格格和元大奶奶，你们四人是我的首席女官，隆裕皇后是你们的女官长。”

容龄：“多谢太后！”

门口一个小太监突然喊道：“皇上驾到！”

姐俩儿顺着慈禧的目光，向门口望去。光绪在门口出现了，向殿前走来。



“皇上的机会来了。”孙子兴冲冲地说。

去往朝堂的路上，出现了一队上朝大军。慈禧坐着八抬大轿出现在御道上。李莲英在左前方，崔玉贵在右前方引路。轿子后边十二个六品太监分别拿着太后的东西。

德龄和容龄站在旁边数着东西。

容龄边指东西边念叨：“太后的衣服（第一个太监托着），太后的鞋（第二个太监托着），太后的毛巾脸盆（第三个太监托着），太后的梳子（第四个太监托着），这是什么？”

德龄接着数第五个：“刷子。”

容龄点了点头：“对，太后的刷子，第五个。”

德龄接着数：“第六个，太后的粉盒。”

容龄接着数：“第七个，太后的镜子。”

德龄补充：“是大镜子，后边还是。”

容龄指着托着的几个不同的镜子：“第八个，太后的小镜子。”

德龄提醒：“太后的文房四宝来了。”

容龄接着数：“第九个，太后的笔墨。”

德龄解释：“银珠笔墨。”

容龄接着数：“第十个，太后的黄纸，第十一个，太后的烟袋。怎么两个烟袋？”

德龄又解释：“一个旱烟袋，一个水烟袋。”

小德张端着“黄缎凳”过来了。

容龄数着：“这最后一个是太后的黄缎凳子。”小德张端着凳子望了容龄一眼。

容龄捅了德龄一下：“姐，这人怎么老望着你。”

德龄看了看小德张：“死丫头，又说谎，他明明在看你。”

容龄心里很得意：“看我，我有什么值得看的。”

小德张又回望了容龄一眼，德龄可有理了：“你看，是不是在看你。”

容龄嘴硬：“是在看你。”

后边跟着两个老妈，四个宫女，德龄感慨：“太后的化妆室都搬出来了。”

“如今化妆室生了脚了。”容龄随和着姐姐说。

“太后到哪儿，这支队伍就到哪儿？”德龄还在议论着。

容龄兴头上来了：“我们垂帘听政去。”

“走。”正合德龄的心愿。

慈禧和光绪坐朝听政的地方叫仁寿殿，按中国的传统习惯，清廉高洁的权威都面向东方，仁寿殿也不例外。东方有永生不落的太阳，卷棚歇山顶的仁寿殿和它前边那扇设有一对猪猴石的仁寿门，正对着那初升的太阳。仁寿即施仁者长

寿也。

仁寿殿里最奢华的、最有收藏价值的要算慈禧坐着的那把紫檀木雕成的九龙宝椅，还有一把略小一点的九龙宝椅是为光绪预备的。宝座后边有羽毛编成的掌扇和百寿屏风。上朝的大臣们还没有到齐，屏风后边看热闹的女娥却来得很早，四格格、元大奶奶在看容龄的衣服。四格格问：“这绒袍是买的还是做的？”

容龄很随便：“是买的。”

四格格进一步问：“是哪买的？”

容龄很得意：“巴黎买的。”

四格格夸奖：“真合体啊，不肥不瘦。”

元大奶奶也很欣赏：“你得看谁穿，容龄穿什么都好看。”

德龄对四格格说：“我们在巴黎时，见到你二哥了。”

四格格问：“他好吗？”

德龄津津有味地说：“他挺开心的，他还让我问你好吗？”

四格格小心翼翼地回答：“我在老祖宗跟前挺好的。”

德龄关心地问：“你男人什么时候过世的？”

四格格情绪很低落：“年前刚刚过世。”

德龄同情地说：“好想死人吧。”

“怎么不想，俩人门当户对。”元大奶奶拽过四格格，“刚当上两年熙九太太，丈夫就升天了。”

德龄感叹不已：“这么年轻就守寡。”

四格格推着元大奶奶：“元大奶奶比我还早，十三岁就开始守寡。”

容龄听着就惊奇：“怎么这么小就守寡？”

四格格细说端详：“她的未婚丈夫是老祖宗的内侄，元大奶奶十三岁还没过门，未婚丈夫就死了，丈夫家里让她退婚，她死活不肯，最后丈夫家用黑轿子把她抬了过去就算过了门，她冲着丈夫的灵牌前叩了三个头，就当上寡妇了。”

容龄吃惊不小：“天啊，还有主动当寡妇的！”

德龄倒司空见惯：“别瞎说，这是旧礼。”四格格、元大奶奶点头。

容龄问二人：“那你们永远当寡妇了？”四格格、元大奶奶同时点头。

容龄不理解：“这又何苦呢？做那么大的牺牲。”

四格格认命：“只要伺候好老祖宗，我们一辈子守寡是值得的。”元大奶奶也同意地点点头。

容龄吃惊不小：“不可思议。”

元大奶奶也想知道知道留洋人的生活：“你们这么大，没有定亲吗？”

容龄张嘴就来：“没有，我还小，我姐姐快了。”

德龄给了容龄一拳：“该死！”

第二章 光绪学舞

—

仁寿殿屏风前，慈禧正接受众臣的朝拜。乐队继续在演奏马赛里斯歌，容龄直奔乐队而来，用双手往下打着手势：“停下停下，不要演奏了，停下停下……”德龄越拉容龄，容龄喊得越来越劲。

众人见二女闯堂，一时乱了手脚。慈禧脸呈怒色，向旁边的李莲英使着眼色。

容龄仍然在喊：“停下停下，不要演奏了……”

德龄拉住容龄：“容龄，先下去，下去……”

容龄从姐姐怀里挣扎着胳膊：“错了错了，停下，停下……”

众臣望着慈禧，慈禧脸变得铁青，眼盯着李莲英。

乐队只注意指挥，不听容龄劝告，乐声在仁寿殿里回荡着。

李莲英阻止容龄：“五姑娘，这是上朝，不能调皮。”

容龄毫无拘束：“他们演奏错了，不要演奏了。”

李莲英压低声音，好心劝阻：“老祖宗让你下去，你没穿旗服。”

德龄左看右看，口是心非地劝：“容龄，我们先下去吧。”

李莲英着急：“这影响不好。”

容龄有自己的看法：“是啊，再演奏下去影响不好。”

慈禧想把事情弄个明白：“什么影响不好，把话说明白喽。”

德龄急忙给慈禧跪下：“奴才回禀老祖宗，请老祖宗息怒，我妹妹年幼不懂事。”容龄也急忙随姐姐跪下了。

慈禧不明白：“你们说什么影响不好？”

德龄就等着这话了：“回老祖宗，今日是朝中喜庆日子，庆祝仪式应该奏咱们中国国歌，乐队现在奏的是法国国歌。”

慈禧一愣：“什么？法国国歌？”

德龄一语破的：“是的，这是法国的马赛里斯歌。”

容龄进一步说明：“就是法国国歌。”

慈禧大怒：“真是法国国歌？”

德龄坚定地说：“千真万确，是法国国歌，奴才在法国待了四年，知道此歌。”演奏声还在继续，指挥非常带劲儿，慈禧发令：“别演奏了，停下来！”乐队

四

光绪回到寝宫，坐在宝座上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他好像想起了好多事，又不敢想得太多。孙子却好奇地问：“万岁爷这回看清楚了吧，德龄让万岁爷扶她的腰。”

光绪竭力抑制内心的不平静：“这说明了什么？”

孙子煞费苦心地说：“人家把心都交给万岁爷了。”

光绪故作镇静：“这在外国很普遍。”

“这可是中国。”

“中国怎么啦？”

“一个姑娘能当着众人，特别当着老祖宗做到这点，很不简单，很不容易，这是一个女人的表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奴才看出来的。”

“朕怎么看不出来？”

“奴才正在芳年。”

光绪笑出了声：“你又不是女子，芳什么年？”

孙子争取尊严：“可奴才也是人啊，难道太监就不能有芳心？”

光绪哄着说：“能能，赶明你们还可以成家呢。”

孙子一本正经：“万岁爷，这可不新鲜，有几个公公说过，只要八国联军再一来，宫里散了火，他们就要娶媳妇成家。万岁爷信不信？”

光绪顺从地点头：“朕信，大清国的太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”

孙子端了一杯水，送到皇上御案上：“怎么净谈奴才了，万岁爷的好运来了。”

光绪不明：“什么好运？”

孙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：“这么一个山塘月满的仙女，如果是皇上的知己，那不就是时来运转了吗？”

光绪端着茶杯：“多个知己，倒是件好事，可事实告诉我，没有一个是太后知己的人，又是朕的知己。”

孙子不同意这看法：“这回可能是个例外。”

光绪忧虑重重：“不见得吧。”

孙子说出自己的判断：“到底姑娘是不是太后的知己那还另说呢，从姑娘的眼神奴才能判断她肯定是皇上的知己。”

光绪喝了口茶：“但愿如此吧。”

“皇上不想接触接触她吗？”

“说实话，朕倒很想跟她学学英文。”

慈禧又关心起德龄来了：“德龄年纪不小了，要在国内也早就成家了。”

隆裕皇后点头：“是啊，也该嫁个男人了。”

慈禧心中有数：“当务之急是给德龄物色一个好郎君，我来指婚。”

隆裕皇后来劲了：“老祖宗说得对，给德龄找个门当户对的，她就老实了。”

慈禧用一种特殊的目光看了隆裕皇后一眼：“德龄的婚事，我早有打算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”

隆裕皇后放心地点点头。

这时，德龄正进来，众女捂嘴笑，德龄见礼：“老祖宗，她们笑什么？”

慈禧也笑了：“大家正商量给你找婆家呢！”

德龄摇手：“不不不。”

慈禧问：“你不想找？”

德龄解释：“奴才自己会找。”

众人乐，慈禧发话：“那可不行，到了宫里，有宫中规矩。女官必须由我来钦定。”

德龄不太爱听这话：“老祖宗先不谈这个了，老祖宗不说下了朝到各处走走吗？”

慈禧下令：“好，咱们走走。”

湖光山色的长廊里，出现了女官漫游队，慈禧穿着一件蓝缎长袍走在中间，一边隆裕，一边德龄。后边四格格、元大奶奶相随，再后边是宫女、太监在尾随。

慈禧边走边问德龄：“英国女皇喜欢散步吗？”

德龄冲口而出：“喜欢啊，不过她们可不只在宫里散步。”

慈禧又问：“法国的路易十六喜欢散步吗？”

德龄对答如流：“喜欢，不过，路易十六散步的时候喜欢穿高跟鞋。”

慈禧兴趣倍增：“高跟鞋跟我们宫里旗装鞋感觉一样吗？”

德龄说起话来津津有味：“一样，老祖宗！只不过她们高跟鞋都是皮子做的。”

慈禧开窍了：“赶明我也穿高跟鞋试试。”

众人乐，德龄讨好地说：“没问题，老祖宗穿上高跟鞋走起路来更英武。”话音没落，慈禧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德龄忙将慈禧扶起。众人欲笑不敢，德龄忙带众人跪下请罪：“奴才该死，没有伺候好老祖宗！”

慈禧并不生气：“算了吧，我自己摔的，年龄不饶人啊，看起来我穿不了高跟鞋了。”

德龄解释：“高跟鞋也有半跟的。”

慈禧同德龄越谈兴趣越高：“高跟鞋有多少种？”

“种类可多了，据报纸讲，最少有二十多种。”

“报纸？什么报纸能看到外国国王的消息？”

这时，院里传来了伍龙的声音：“我替你跑一趟吧。”

勋龄一见伍龙进来，兴奋地击掌叫好：“太好了，你来得正好。”

“朋友遇到困难，我自当出马相救。”伍龙自我表扬。

“我们的话你都听到了。”勋龄拿着报纸问。

伍龙走到裕庚面前：“先给伯父请安，伯父身体还好？”

“托你的福，坐坐。”裕庚指着旁边的椅子。

“不用了。”伍龙没有坐，他接过勋龄手中的报纸，“我赶快送去，免得德龄着急。”

勋龄端过一杯水：“先喝点水。”

伍龙用手挡住：“宫里还没有水？”

勋龄对伍龙说：“也许宫里没有你的水。”

裕庚也劝说：“喝点水再走，不忙。”

“着什么急啊。”勋龄举着杯子。

“我第一次进宫能不着急吗？”伍龙自己找理由。

“你也想见见老祖宗吗？”勋龄举着杯子问。

“见她干吗？”伍龙否定。

“那急什么？”勋龄就不明白了

“我跟德龄三年没见面了。”伍龙道出了着急的原因。

勋龄、裕庚面面相觑：“啊！”

“德龄进宫这些日子好吗？”伍龙真心地问。

勋龄、裕庚连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“她回过家吗？”伍龙进一步问。

“还没有，她来过信，说老祖宗很喜欢她，简直拿她当成亲女儿。”勋龄如实介绍。

伍龙不太高兴地点点头：“那就好，希望她能幸福。”

“这些话你当德龄的面跟她讲，她一定很高兴。”勋龄对伍龙说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伍龙告辞。

勋龄不留了：“也好，德龄正等着这报纸呢。”

裕庚也说：“我也不多留了，老祖宗读读这些报纸会大开眼界的，外国的长处我们可以借鉴嘛，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的。”

伍龙请求：“以后送报纸这工作就交给我吧！”

勋龄同意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



第三章 德龄读报

—

乐寿堂里，伍龙拿着一卷报纸正在等人。他正在极力地感受着行宫里一种特殊的气氛，德龄进来他却一点儿也没察觉到。德龄见状，也是一惊：“伍龙是你？”

伍龙发现了德龄：“是我，没想到吧！”

德龄一笑：“也想到了一点。”

伍龙埋怨：“就想到我一点，还不济把我整个忘掉呢，省得我剩这么一点儿难受。”

德龄又一乐，接过报纸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？好是好，就是特别想你。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

“真的，我特别想跟你好好聊聊，可是你太忙了，从你出国回来，就没这个机会，忙得把我都忘掉了。”

“怎么能呢，你是我哥的童年朋友，也是我的童年朋友。”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时常想起我们的童年。”

伍龙喜形于色：“跟我一样，我时常想起我们小时候，过年一起打灯笼，一起熬午夜过家家玩。”

德龄点头：“我也是。”

伍龙忆起了记忆最深的时刻：“我记得有一次，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们过家家玩，我们俩扮夫妻，一起熬夜，送走了大纸，初一又一起迎财神，在午夜黑下，你抱着枕头当小孩，看着我放年花。你还说孩子让炮竹吓哭了，直唔唔地哄孩子睡觉呢。”

德龄不介意：“那时我不懂事。”

伍龙留恋不舍：“多么让人留恋的不懂事啊。”

“你孩子气太重了。”

“这是孩子气？这是友情，难道你把友情忘了吗？”

“没忘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哥哥！”

“啊？我怎么变成你亲哥哥了？”

“你该回去了，你在这儿时间一长，老佛爷该琢磨别的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用这么长时间接待我，以后我是专门给你们送报纸的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。”

“你希望见面？”

“我们老见面，又可以回到童年啦。”

“是真心话？”

“嗯，这回你高兴了吧！”

伍龙高兴得不得了。送走伍龙，德龄在长廊里默默地往前走，忽听有人轻轻叫她“德龄姑娘，德龄姑娘……”德龄循声望了望那人，原来是个小太监。

德龄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孙子自我介绍：“奴才是皇上跟前的人。”

“我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，你就是那孙公公。”

“还孙公公干吗，就唤我名字吧。”

“你的名子叫……”

“叫孙子。”

德龄忍俊不禁地笑道：“别人为什么叫你孙子？”

孙子不以为然：“我进宫前的名字，就这么叫的。”

德龄好心地问：“你不反感？”

孙子摇摇头：“你听说过诸子百家中有位老子吗？”

德龄一喜：“知道，你喜欢诸子散文？”

孙子点点头：“有老子，就有孙子，我不仅喜欢，听说我还是老子的后代呢。”

德龄祝贺：“这意义就更大了。”

俩人虽然不是在偷偷谈话，却引起对面一人的注意，这人正是隆裕皇后。隆裕皇后发现了他们，悄悄躲在了山石后边。只听孙子说：“净顾着说我了，我忘记问了，姑娘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回太后那里去，你有事吗？”

“有点事儿，皇上让你去一趟。”

“太后这边有事情。”

“不是非得现在去，你抽个空儿去一趟。”

“皇上什么事情？”

“那天你跳华尔兹，皇上见了以后，很想学，让你教他一下。”

“皇上也想跳舞？”

“不是，皇上想学华尔兹钢琴曲。”

“好，我去看看。”德龄的这一句话，触疼了隆裕皇后的神经。德龄跟着孙子走了，隆裕皇后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昆明湖畔玉澜堂的围墙里，没有多会